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

國慶紀念宣傳叢刊之一

總理關於國慶紀念

遺教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
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積
四十年之經驗深知
欲達到此目的必須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務須依照
余所著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三民主義及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宣言繼續努力以
求貫徹最近主張開
國民會議及廢除不
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促其實現是
所至囑

總理關於國慶紀念的遺教目次

(一)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民國元年國慶日爲英文大陸報所撰)

(二) 民國八年國慶紀念詞

(三) 述辛亥革命之經過 孫文學說第八章 (八年)

(四) 辛亥革命與訓政工作

一、節錄孫文學說第六章 (八年)

二、節錄中國革命史 (十二年)

(五) 民國十二年國慶日致祭先烈文

附錄

(一) 胡漢民先生講：我們如何紀念國慶？ (十七年)

總理關於國慶紀念的遺教

上

二

(二) 十三年國慶日告同志暨國民書

(三) 十七年爲全國統一後之國慶紀念告民衆書

總理關於國慶紀念的遺教

(一)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編者按：此文係總理於民國元年國慶紀念日特爲英文大陸報所撰，原名爲 Dr. Sun Yat-Sen on Railways and Socialism in China。該報同時亦譯爲中文，附載其後，惟譯筆甚艱澀，茲特由本部改譯之。總理著此文時，袁世凱異謀背叛民國，尙未顯著，革命建設之前途，尙有一線希望，故置詞立論，尙持與人爲善之旨，冀於民國成立之後，繼之以發展交通，振興實業，實行民生政策，以求培養國民實行三民主義之實力，而鎮懾反革命勢力之復活，樹立民國萬年之根基。孰意專制餘孽，終不足與言建設，未幾而袁逆叛國，開軍閥禍國之端，建設計畫，遂成泡影，故總理後日言及辛亥革命後之失敗，每不勝太息痛恨者也。讀者於此當深體總理謀國之苦心，與其着眼建設之宏謨焉。

余自此次遊歷北部，遍訪各大都會，並與各界人士接觸，益信中國當成爲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確係將來必然之事實。向來持悲觀論調者，每臆料中國將由南北分裂而成二國；但余素知南方情形，今又親蒞北部，現信中國仍爲整個之單一國家，且將永遠如是也。中國自廣州北至滿洲，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爲同一國家與同一民族；此種事實，直至中國學生留學國外之時，始有完全之認識。故首知中國爲偉大之單一國者，乃留學國外之學生。彼等發見此種事實，並舉以告知國人，國人本其智力與熱誠，已完全了解此種意義；現余遊歷北部之觀察，更給余以鐵證，確知此種見解之正確無訛。當余遊歷各地之時，已努力向人民解釋創立民國之理由，與新制度下政府與人民之關係。人民對於已成之事實與將來之希望，皆已認爲滿意。故余敢斷言，將來必有一偉大統一永久之中華民國出現。且民國現已存在矣，余乃昭示人民，謂當滿清時代，政府與人民，皆由專制君主管轄；今則專制君主業已驅逐，政府由人民主持，此乃事理之當然。而人民所表示之同情與熱望，實有出余意料之外者。遊踪所至；西北及張家口，西達太原，並歷山海關與濟南，無處不發現人民有同樣之態度；即對於新事業之同情的感覺，與對於

強大統一之中國的希望是也。

統一將告完成，國人心目中，皆知滿清之政策，欲使各省自分畛域，以致革命勢力渙散，不能反抗滿清政府。依當局者之意見，中國在此種情形之下，永無統一之可能。然而中國之統一竟告成功，專制者卒被驅逐。國人已洞悉滿清政府之所爲，並採取劇烈之手段，以反抗專制政治，迄於今日，國人已知各省間之異見，可以完全蠲除矣。當余在山西省向人民提議蠲除省見，促進統一之時，該省人民，莫不表示極端之熱誠，歡欣贊許，及余建議歡迎與他省與他國人士提攜之意見，人民亦皆樂從。國人現已確知中國之將來，全賴天然之富源，且能竭力以響應國家之宣言，深信吾國家之鞏固，所恃於自然寶藏之開發者，實較甚於龐大軍備之組織也。余信袁世凱係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馭現局，建設鞏固之政府，可邀世界列強之承認。自此次遊歷北地，與北方人士接觸，余益信中國將成爲世界上之一等國家矣。余對於中國之經濟發展，深具熱誠，中國物產無不豐富，惟待開發而已。中國亦與各大國發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故目前關係吾國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鐵路之建築。因鐵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

見，消弭一切地方觀念之相嫉妬與反對，使不復阻礙吾人之共同進步，以達到吾人之最終目的，且路線敷設以後，則物產之價值，勢必增漲數倍；因此種路線，不啻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也。至地下蘊藏之探掘，金屬物產之開發。其利益之豐厚，乃顯而易見者，固不待贅言者也。

近袁總統以全國鐵路設計，籌措必需路款，並組織中央鐵路公司以督辦路政之重任相屬。余對於鐵路建築工程，與運用上之複雜情形，及經濟方面，已加一番研究，知此事關於國家前途之發展者甚大，故敢毅然担任之。但余辦理此事之地位，恐不免引起誤會，須知余實未受政府之任何職位，不過受命於政府，以代辦一定之事業耳。余之地位，乃與包工人相等，承攬一定之工作以完成之。政府因欲興辦一定事業，囑余完成其事，即與對包工人之囑託相同，余將努力以實現政府此種囑託。為完成偉大之工作起見，自非利用外資不可；但余意以為應由投資之私人或公司與吾鐵路局直接交涉，而與中央政府不發生關係。此種純粹商業性質之辦法，可使全盤事業脫離國際的與他種的政治範圍；蓋建築鐵路之經費，如仍依舊例借貸而得，則外交問題即不免牽涉其間，故吾人茲

願擺脫外交上之一切糾纏也。依余之計劃，即可避免此種煩惱，中央鐵路公司將自行籌措借款，對於中央政府與投資人担負責任。如是則吾人與政府皆不向外國政府負責，吾人將於創辦之初，劃清界限，以杜絕外來之干涉。至于此種路綫之應否建築，與此種關係於全國幸福之計劃，應否聿觀厥成，端賴全國人民決定之，惟全國人民之公意，乃爲此種縱貫全國的鐵路系統之最後決定，若徒事無理之反對，則適足以破壞全盤之計劃而已。在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里之鐵路，乃爲完全可能之事。經過數月審慎研究之後，余乃決定此項計劃，如國人能盡其應盡之責，予以贊助，則此計劃必能實現。國人應知鐵路之敷設，其利益實浩大而易觀，此種有效的安穩的敏捷的交通建設，豈但有益于商業，亦且有裨於政治前途也。今世界之大國，無一不得到此同樣之教訓，蓋無論何處，鐵路常爲國家興盛之先驅，人民幸福之源泉也。

余現擬進行之計劃，規定於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里之鐵路。此成鉅大之企圖，但余敢申言其必能實現也。按此次革命事業之本身，即爲一鉅大之工作；在二十年以前，甚至在五年以前，革命之發難與成功，似乎都不可能；但革命力量培植既深，吾人

率能奮臂而起，以敏捷之手段，於數月之間竟即推翻專制脫離桎梏。故今之計劃雖大，乃確可實現者。因中華民族爲一偉大之民族，必能完成偉大之事業也。關於建築鐵路之辦法有三：即（一）利用外資，如京漢津浦綫等是也；（二）集中外人之資本，創設鐵路公司；（三）任外國資本家建築鐵路，但以今後四十年歸還該項路綫於中國政府爲條件。在此種辦法之中，以第三種辦法爲最善，此在中國雖爲創見，而在他國則已司空見慣矣。且利用此項辦法者，無處不奏偉大之成效也。中國如能利用此項辦法，其成功自必偉大。吾人須屏除一種錯誤之見解，勿以爲外人一旦驟入此種事業，則必破壞國家之主權，妨害吾人之自由，蓋實際上並不如是也。此同一之辦法，曾在各處施行。固皆不曾妨害其國家之主權，譬如美國連貫國疆極端之鐵路系統，大部份皆由外資敷設。在美國之富源未開發以前，早期敷設之鐵路，事實上亦不得利用外資也。但美國並未因此受害，且因此獲鉅利，臻於富強之域。故今日有利於中國之事，亦莫如鐵路之敷設。吾人試測想：如美國不敷設鐵路，則今日將成如何景象乎？因此吾人須相信，中國如不敷設鐵路，則其國家落後之情狀將長此不變也。余所擬敷設鐵路之計劃，其細目雖未厘定；但就

大體言之，則吾人已知進行之頭緒矣。今後將敷設無數之幹綫，以橫貫全國各極端。使伊犁與山東恍如毗鄰，瀋陽與廣州語言相通，雲南視太原將親如兄弟焉。迨中國同胞發生強烈之民族意識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則中國之前途，可永久適存於世界，蓋省區之異見既除，各省間不復時常發生隔閡與衝突，則國人之交際，日增密切，各處方言將歸消滅，而中國形成民族公同自覺之統一的國語必將出現矣。

從上海至伊犁，將敷設幹綫一條，另一條由廣州至喀什噶爾，又另一條，由廣州至西藏，取道雲南。揚子江流域本爲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地，將爲此種新路線所橫截。且甘肅之蘭州將有十三條鐵路匯合於此，形成一極重要之交通中樞，此世人必爲驚異者也。

各省之省會，均將成爲鐵路中心。路線將由此種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從每一省會出發之路綫，將多至八九條不等。由此觀之，似乎中國之鐵路過多，但吾人須不忘全國地域之廣闊也。即此計劃完全實現之後，中國尙有增築鐵路之餘地，將來全國商務之發展，必需更多之路綫也。完成目前之鐵路計劃，即所以促進商業之繁盛，增加國

富，市場因以改良而擴大，生產得藉獎勵而激增。尤其重要者，則爲保障統一之真實，蓋中國統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統一興盛，則中國將列於世界大國之林，不復受各國之欺侮與宰割。今時機已至，中國將能自立以抵禦外來之侵略矣。

夫人民之幸福，與中國物質上之開發，關係如此之巨，令余不敢輕議者已有年矣。在文明世界各國之中，嘗見勞資爭執不已；此等爭執，原由工商界之力圖擴張，驅迫使然，迄今依然未已。又嘗見弱者之窮迫，強者之奮鬥以求足食。尤可異者，近時貿易聯合會之時滋紛擾，出其幾類原始時代之野蠻手段，以爲工人要求生活費。實則在過去數年中，世界各處，已有可驚可憤激之象，工人不分巧拙，咸爲境遇所迫，不得不出此以求遂其所欲。余平心思之，資本家所獲甚豐，皆由工人之勞力而來，工人爭其所應得之權利，亦理所當然也。余等所見各國之罷工，如法之路工，奧之礦工及電車工，美之煤礦工，汽車夫，旅館侍役以及其他各工，英之船工，礦工，德之礦工，與他工，蓋皆直接受實業主義進步之影響者也。其在中國，則此等罷工之事實未曾見，人民安于農業，貧富之間，並無此等互相仇視之紛擾現象。余每自問，此種可怖之情形，亦將見於中國乎。

？夫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之中；蓋實業主義爲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實業主義之行於吾國也必矣。吾人今日務必開發富源，其法維何？須深長思之耳。近世資本主義之天然演進，對於勞動者，常與以不平之待遇，故吾人當力避之。間嘗熟思深慮，以求解決此問題之策；其策維何？民生主義是已。至于此主義未能適用之故，則以其他諸國，類皆矯枉過正，不能使勞資間得一調和之點，而收利益平均之效果也。

此策行之於新進之吾國，自宜及早圖之，隨實業主義之進步，努力以避免其惡劣之結果，故余主張民生主義。惟民生主義之意義維何？吾人所主張者，並非如反動派所言，將產業重行分配之荒謬絕倫；但欲行一方策，使物產之供給，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卽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的定義。余將使勞工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將來中國之實業，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之上，政治與實業皆民主化，每一階級，皆依賴其他階級，而共同生活於互信互愛的情形之下。此種理想，固難達到；但吾人當努力以求理想之實現，以改良社會之情狀，使臻於完善之域也。依照此種計劃，生產將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窮

困與奴役現象，以達到最高限度之生產。對於待開發之產業，人人皆得按其應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勞力結果之全部，獲得較優良之工作狀態，並有餘暇之機會，可以思及其他工作以外之事件。如此，勞工必能知識日進，獲得充分之娛樂與幸福。此種娛樂與幸福，本為一切人類所應享；但在他國，勞工與窮苦之人，嘗無享受之權利耳。故在一個民族之中，須給人民全體以生活之機會，並與以完全之自由，此即余之希望。余所以主張民生主義制度者，蓋欲採用一種制度、使國民對於國事，發生直接之興趣，願全國人民，皆享受其生產之結果；余更願國家對於直接管轄之稅源，得到其所產利益之全部。凡鐵路電車電燈瓦斯自來水運河森林各業，均應收歸國有，地產收入與礦產收入，為國家收入之淵源。按國家之收入共分三種：

第一為地價稅（並不作單稅徵收），此最易施行于中國。簡略言之，即使城市之土地，呈報價格，惟聲明國家得按價收買之，且即照價課稅。

第二為鐵路收入，據稱美國之鐵路收入，現有流入私人收入之趨勢，其數額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鉅，足以抵付美政府之政費而有餘。在中國吾人亦知鐵路之

利益；因此種鐵路，將由政府直接管轄，故其全額收入，將供政府之使用。

第三爲礦業收入。

上述之三種收入，大抵可以即時徵收，且極便利；其他尙待開發之稅源，則有各種公共興辦之事業：如自來水，電廠，瓦斯，森林等是也。綜上述之各種收入，將供給國家政費之需要而有餘；然後舉其餘額，以興辦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業：如養老恩俸，收養殘廢跛瞎之人。吾人應注意青年之養育，與衰老羸弱者之安撫。新中國之人民，今得生存於開明政治之下，解除數百年之專制壓迫，而目睹將來愉快之黃金時代矣。當今之所急需者，惟在國人之同心合作而已。

(二)總理之國慶紀念詞(民國八年)

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難，清朝協統黎元洪被迫效順，而起革命軍于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皆欲效忠異族，殘殺同胞，而勦滅革命軍者也。無如黨人徧佈中國，響應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於是而南北和議之局開，於是而非袁莫屬之論起。時予方在倫敦，從事於外交問題之解決。正當著著得手，舉世同情，乃屢促共和國體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時要求友邦之承認。乃遷延兩月，頭緒全無，加以遠聞國人，尚有主張清帝之君憲者，予深恐革命大功，虧於一簣，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機，而奔馳回國，以挽危局而定國本。於是草創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國體乃定焉。維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祇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以是對於開國之進行，多附官僚之主張，而不顧入黨之信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悉置之腦後，視為理想難行。甚至革命黨二十年以來先烈之血所沃成之青天白日國旗，亦不得採用，乃

改爲海軍旗，而反以清朝一品官員之五色旗爲國旗矣，此又何怪今日之民國，竟變成亡國大夫之天下也！當時予以服從民意，迫而犧牲革命之主張，不期竟以此而種成今日之奇禍大亂也！嗚呼！此誠予信道不篤，自知不明之罪也！儻能排除衆義，獨行其志，豈有今日哉？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禍始，則政客實爲萬惡之魁。或曰政客不死，禍亂不止，旨哉言乎！蓋官僚武人，不過政客之傀儡而已。官僚雖惡，其中非絕無醇厚之儒；武人雖橫，間亦不乏尙義之士。惟政客則全爲自私自利，陰謀百出，詭詐恆施，廉恥喪盡，道德全無，真無可齒於人類者。政客政客！爾之作惡，已八年矣！多行不義必自斃，國民之公論，將不容爾矣，爾尚有畏禍而生悔心乎？放下屠刀，可以成佛，否則無及矣！官僚武人！爾能覺悟否？夫爾輩多清朝臣僕，在清朝之時，尙不敢如此作惡專橫，今爲民國公僕，何反跋扈若是？須知爾清主有二百六十年根深蒂固之基，猶有一朝覆亡之禍，爾非如此源遠流長，將何所恃而不恐？若早悔禍，效忠民國，猶望可保善終也；否則爾之絕地逼近矣！國民國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何以於痛苦流離之今日，猶思紀念而慶祝也？得毋以此爲革命軍首